

你的梦，我的梦， 还有多少人在做文学梦

□舒平

4月，山东省第三十届作家高级研讨班暨“请作家回家”活动召开，来自全省各地、各行各业的72名作家齐聚泉城济南，共赴一场文学盛会。活动由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，“春天一堂课”“大家零距离”“名家一席谈”“名编面对面”“文学自由谈”等主题活动激起了热烈的思想火花。在这个春天，原来依然有许多人在做着文学梦，在坚持着文学梦想，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梦想的失落，正如儿童文学家莫问天心所说：“我从未离开，我一直都在……”

写作是一个人的自我绽放

在济南南新街，有一条不起眼的老巷子，入口处左侧一排铁栅栏上挂着一块旧铁牌，写着“老舍纪念馆”几个字，沿着一个小箭头，直行，巷尾一面白墙上，有同样一块铁牌，右拐，走到头，便见一栋老式的院落，青瓦白墙红门，那便是老舍旧居。

“老舍在这里生活过，是我喜欢济南的理由之一。每当我走过那些残存的老街巷和老建筑，仿佛还能看到他的身影……他夹着讲义去上课，他在家门口看小贩的担挑上那新鲜的一枝荷花，他顶着酷暑挥汗如雨地写作……”这是济南诗人路也的话，也是阿林想说的话。

阿林也写诗，但并不敢以诗人自居。她在济南一所中学教历史，对历史的喜爱，渐渐萌生出了诗意，古诗诗偶尔写一写，更多的是写现代诗，写春天的桃花、杏花、海棠，写她对孩子们朴素的爱，写她对远处历史的感叹。这一写，就写了近二十年。40岁生日那年，她许下的愿望，是希望她的诗可以结集出版。但是，谈何容易，一个业余的诗人，不要说出版诗集，那些长长短短的诗篇，连发表都难。

但是，从2020年起，连续三年，阿林出版了三部诗集，全部以自费的方式结集出版。诗集出版了，她自己开着车把一摞摞诗集运回来，回到家，打开看，每一本诗集都散发着墨香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，这些诗集，就像是她的孩子，她终于将它们带到了这个热烈喧哗的世界，让它们活蹦乱跳地在这世间走一走。

身边喜爱她诗集的人不少，只要他们说：“去哪里买你的诗集？”她就无偿赠送给他们，热爱就是最好的回报。她还无偿将她的诗集赠送给图书馆，赠送给社区阅览室。有人看她的诗，有人喜欢她的诗，一切的努力就值得。

阿林说，她有工作，有工资，她不买昂贵的化妆品，不买衣服包包，她唯一的爱，就是读书、写诗，一本诗集出版，比吃到海参鲍鱼要开心得多，比买了化妆品衣服包包更激动十倍百倍。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无以言说的愉悦，是多少年的苦苦追索，梦想成真的狂喜，是像一个人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激越。

“一切都会流逝——苦难、伤痛、饥饿、瘟疫。利剑的锋芒也会流逝，但当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地球上消逝之后，繁星依然存在。这一点无人不知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将视线投向繁星？为什么？”这样来自灵魂的追问，让阿林倾向于追寻更真实、更纯粹的自我，诗歌，让她越来越接近自我，拥抱自我，绽放自我。

阿林也常常让她的学生们多读诗歌，大量的传统古诗，现当代诗歌，西方优秀诗歌，广泛猎取，在浩瀚如星辰的诗歌海洋中，汲取诗意和力量。从短期来看，有助于孩子们语感的培养，对他们写作文大有裨益；从长远来看，会让孩子们有一颗诗意的心灵，会提高他们的生命审美，做一个更高尚的、更纯粹的、更美好的人。

不如勇敢面对自己的脆弱

著名导演李安说：“事实上，我经过很多失败，脆弱是我的本质，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，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。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，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！”

这句话同样激起孟驹很大的共鸣。孟驹是一个沉默的人，少言寡语，学生时代就是班上的老实孩子，唯一闪光的地方是写一手好字，字写得漂亮，每日练字，抄录名家的诗词文章，久而久之，像海绵吸水一样，他的肚子里也装满了诗词歌赋，渐渐地自己也能写一点小文章，在校报发表，拿出去投稿，又在地方报纸副刊发表，于是越发投入，读的更多，写的也更多。

孟驹自认为写得最好、最得意的文章，是他写给妻子晓娟的情书，当然，那时候，他们还只是普通的大学同学，别的女生眼光高，喜欢那些高调张扬的男生，只有晓娟欣赏不起眼的他，欣赏他的文采，欣赏他木讷沉默的外表下丰富、细腻、脆弱而善良的内在。他不善语言表达，就给晓娟写信，写了一封又一封，每一封信都情感真挚，热情洋溢，读那些信，仿佛能看见他年轻滚烫的心在有力地跳动，那是多么热烈美丽的青春芳华啊！

孟驹很庆幸，他以文字记录了他的爱情，他的青春，他的狂热，他一切一切的梦想。多年以后，妻子还珍藏着这些信，每一封都按时间编好序号，妥善地保存着。得益于一手好字和一双生花妙笔，孟驹大学毕业后很顺利地分配到了当地档案馆，从事地方志的编辑和撰写工作，这让他有了大量时间接触一手地方史料，深入地浸润其中，以文字让地方历史上真实的小人物鲜活再现，受到了热烈的好评。

如今，孟驹已经是当地甚至是省内外知名的地方志专家，他撰写的文章频频见报，就在前不久，他参加了全省基础作家座谈会，还作为代表发言。对着话筒的一刹那，他其实还是紧张、舌头打结，每次在人多的场合，他的脆弱和怯场总会暴露无遗，但他的文字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给予他勇气和底气。

他知道，他是一个怯懦的人，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他这一辈子都将带着这从娘胎带来的软弱性格。年轻时，别人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他却不止一次为自己的懦弱哭过。谁不想这一生像苏东坡一样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？像辛弃疾一样“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”？但是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惨淡的玩笑，给了他一个苍白无力的性格。幸运的是，写作救赎了他，也成就了他，不仅仅给了他安身立命的饭碗，还给了他不敢想的光环。

里尔克有一句意义非凡的名句：“其实毫无胜利可言，挺住便意味着一切”，孟驹说，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相比，他仍然是一个一贫如洗、沉默寡言、老实巴交的人，但他到底挺住了命运的惊涛骇浪，也算是与命运达成了和解。

紧紧地抓住文学的小手

网上流传一段话，“莫言和余华跟你说文学写作没门槛，就像梅西跟你说踢世界杯没门槛……他们说他们的，你信你就是傻子。”一开始，陈桃也觉得写作没有门槛，她好像生来就会写作，上学时，班上的男同学问她，“你作文怎么写得这么好？”她一脸蒙，“我不知道啊！”

那时候，她最大的爱好是看电影，为了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，看的大多数是原声电影，也不知道到底看了多少部电影，再看，好像就没有那么多能打动她的电影了。某一天，她忽然就想，干脆自己去写故事。这个念头，几乎算得上是灵光乍现。她迅速给自己取了一个叫“桃子”的笔名，开始写自己的第一个故事，这一写，洋洋洒洒就写了二十多年，她从少女桃子，写成了桃子姐姐，到现在差不多可以叫桃子阿姨了。

第一本小说的出版，非常艰难，她几乎问遍了各大出版社，最后，还是本地一家小出版社同意出版，那是2004年2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，12万字，印数5000，封面设计和版式设计都带着时代的浓重印记，很像当时流行的地摊文学。后面的小说出版就容易许多，至今她已经写了一千多万字，数量上非常可观了，但是，并没有被改编翻拍成电影，她的读者仍然只是很小众的一部分人。

有一次，陈桃和她的编辑聊天，这么多年，她和她的编辑已经成了无话不说的老朋友，编辑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，“桃子啊，你近来有点开窍了！”陈桃又是一脸蒙，她自嘲才女，怎么能算才开窍？编辑老师的意思是，她以前老写自己，儿女情长，一叶障目，现在写作的视野总算开始变得辽阔起来了。

类似的话，一位叫东紫的作家也说过，东紫写了许多年，某一天，她的编辑终于对她说：“你啊，刚刚够到了文学的小手。”她一惊，她怎么才能够到文学的小手呢？编辑又说：“太多的人还没够到文学的小手！”真是一语中的。

文学的大门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敞开着，但是，进来的人越多，被淹没的命运越是一种必然，大浪淘沙，哪有那么多金子？但是做文学梦的人，还是前赴后继。被退稿、没有发表的机会、出版更是难于上青天，一位著名的杂志主编说，他们杂志一期有两千的点击量就算高的，超五千就是惊喜，有时候，作者比读者还多，僧多粥少，饿死诗人，并不是某一个写作者的个人遭遇。

有些人，就此离开；也依然有许多人，在默默坚持，终其一生不舍对文学梦的追逐；还有少数的幸运儿，被文学狠狠奖励，成为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星辰，在众人的仰视下熠熠生辉。所有这一切，归根结底，是个人的选择；归根结底，“有了作品你才是作家”。

如果更纯粹一点，仅仅回归到文学本身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深受文学的滋养和恩惠，我们看《红楼梦》，觉得美，跟着哭，跟着笑，跟着共情，何尝不是一种心灵的疗愈？至于我们这些后来的写作者，哪一个不是一次次地被文学安慰、接纳、救赎？那就紧紧地抓住文学的小手，不辜负文学的力量，不辜负自己的文学梦，不随波逐流，头也不回地朝着梦想的光芒继续走下去吧！